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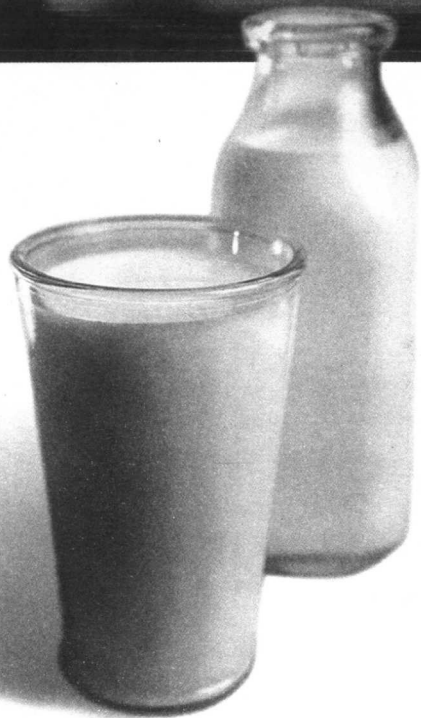
大赢家



胡月伟
兰之光
■
著

大

赢家



胡月伟
兰之光 ■ 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赢家/胡月伟,兰之光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2.6

ISBN 7-02-003845-X

I. 大… II. ①胡…②兰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8040 号

责任编辑:刘海虹

装帧设计:柳泉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大赢家

Da Ying Jia

胡月伟 兰之光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8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625 插页 2

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3845-X/1·2920

定价 22.00 元

主要人物表

- 刘丹虹** 女，四十岁，霞光乳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曾任霞光乳业某奶牛场饲养员、挤奶员。一九八〇年，考入上海农学院畜牧专业，后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经济系就读研究生。一九九〇年先后任市农牧局副局长、处长。
- 孔 良** 男，四十岁，霞光乳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进霞光，后任牛奶三厂技术科科长。一九九五年拒绝刘丹虹聘任，组建私营企业大地乳业公司，后又与霞光乳业联合。
- 让-保罗** 男，三十二岁，法籍西班牙人，法国雪儿跨国乳业公司中国区主管，国际资本代表。一个精通汉语、精通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外国人。
- 王根荣** 男，四十八岁，刘丹虹丈夫。霞光便利店经理。曾任霞光乳业公司某牛奶三厂副厂长。
- 秦冀平** 男，四十八岁，农牧局纪委书记。曾任霞光乳业公司党委书记。
- 风 儿** 女，二十六岁，孔良妻子。法国雪儿中国公司雇员。市女子花剑队退役队员。
- 克莉丝汀娜** 女，三十四岁，美国黑雀乳业公司中国首席代理。
- 壮 壮** 男，十二岁，王根荣刘丹虹之子。初中生。
- 郭秀玲** 女，四十八岁，一个处在基本失业状态，靠卖

萝卜丝饼为生的知识分子。原为某文学刊物编辑。

赵小鸥 女，二十四岁，霞光乳业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略研究部主任。毕业于上海大学外语系。

黄建群 男，四十二岁，霞光连锁便利店经理，霞光乳业集团杭州地区总代理。曾任霞光乳业集团经销部经理，大地乳业公司经销部经理。

陈 诸 男，五十二岁，市农牧局党委书记。

于大梁 男，五十岁，市农牧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。

陶四海 男，三十八岁，曾任霞光乳业公司办公室干部。

李子英 男，五十岁，副市长。

郭 彬 男，二十八岁，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。回国后，任霞光乳业集团公司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。

D·D·安德烈 男，五十五岁，法国雪儿公司董事长。

向 铁 男，四十二岁，霞光乳业集团公司工会主席，牛奶三厂厂长。

刘秀娥 女，四十岁，霞光乳业集团公司某奶牛场挤奶女工，后辞职经营一家饮食店。

麦 克 男，二十八岁，美国黑雀公司驻中国代办处工作人员。曾为赵小鸥男友。

马 涛 男，三十岁，法国雪儿跨国乳业公司中国代办处高级雇员。

郁 兰 女，二十六岁，法国雪儿跨国乳业公司中国代办处高级雇员。

阿 芬 女，四十三岁，霞光公司某奶牛场挤奶员。后为阳阳便利店售货员。

第 一 章

东方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出鱼肚白，黄浦江两岸的幢幢高楼和高耸的明珠塔，轮廓渐渐清晰。高楼内的点点灯光和夜空的星光一起逐渐变得暗淡。很远的地方传来江岸的钟声，低回悠远。江上轮船的汽笛声，好似一支浦江黎明曲，轻轻地在我们耳边萦绕。上海，这个东方的大都市正在醒来，充满活力的一天即将开始。

凌晨，霞光乳业公司牛奶三厂洗瓶车间，大量的鲜奶空瓶在激水中翻滚，碰撞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被洗干净的空瓶，排列着运上输送带。空瓶在高温蒸气中运行。一只空瓶，瓶口突然迸开一条透明的小口子。破口瓶淹没在千千万万鲜奶空瓶中，一起被送进灌装车间。分奶器不停地把鲜奶装进玻璃瓶。破口瓶在震动中……突然，一小块玻璃碴掉进瓶子里。破口瓶被装满鲜奶。

整筐整筐的鲜奶被装上大型运输车轰然开出牛奶三厂大门。卡车开上黎明中寂静的大街。行驶中的卡车把整筐整筐的瓶装鲜奶送向各个分奶站，穿着霞光乳业蓝马甲的分奶员，骑着三轮车穿行在学校、医院、大街小巷、各居民小区，把鲜奶装进一个个领奶箱。那只破口瓶也被塞进一家人的领奶箱。

明华提着早点、蔬菜、鲜鱼从门外快步进来，掏出钥匙，

打开自己的领奶箱，取出一瓶鲜奶，又匆匆朝楼上跑。

底层宋老太太探出头来：“明华，辰辰快生了吧？”

“快了。”明华大声回答。

明华家卧室里回响着一支抒情的小提琴曲。辰辰正把一副耳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，给孩子进行胎教。明华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进来，把鲜奶放进过厅里的餐桌上，把蔬菜和鲜鱼放进厨房间。明华在厨房间里一边洗菜一边叫：“辰辰，吃饭了。”

卧室里辰辰应了一声，然后挺着大肚子从屋里走出来。

明华忙着从厨房间里跑出来扶她：“先把牛奶喝了……当心，当心……”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“你刚才给孩子听什么？”“小提琴，抒情。”

明华玩笑地：“你应该给咱们儿子来点这个，噌噌，带劲的。”

辰辰摸着自己的肚子：“生出来要是女儿呢？”

明华：“那就更来劲了，噌噌！”扭屁股。“去你的吧。”辰辰笑嘻嘻地随手拿起牛奶瓶，揭掉奶瓶上的小纸盖，喝牛奶。明华在厨房里跟她说话：“你预产期不是还有五天吗？”

“楼上阿静预产期比我还晚呢，人家不是早生了？”辰辰对着瓶口边喝边说。

“你不好跟阿静比，人家是干力气活的。”

“哈哈，瞎说。”突然，辰辰不说话了，一口气屏在胸口，脸涨得通红，一副极痛苦的样子。明华回头看她，惊讶地朝她奔过来，大声喊：“辰辰你怎么了？辰辰！”

辰辰捏着自己的喉咙，她说不出话。明华惊慌地给她敲背。辰辰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这是一种止不住的，几乎无法透气的咳嗽。一阵狂咳之后，辰辰嘴里喷出了血。

明华急了：“辰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！”猛回头，冲进房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的家。

铃——，急促的电话铃声。刘丹虹正在镜子前面试穿一件裙子，她伸手拿起电话：“喂……于局长？……”

电话里于大梁激动恼火的声音：“刘丹虹，你马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！这瓶牛奶是不是你们霞光生产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！”刘丹虹忙放下电话，打开电视。

电视新闻：“从第一人民医院传来的最新消息，今天早晨因喝牛奶，而把异物卡在气管里的怀孕少妇……”

王根荣也从外面进来，看电视。他眼睛睁得很大。

电视新闻：“目前仍旧处在危险之中。经医生检查确定，卡在她气管里的是一块玻璃碎片……”

刘丹虹脸顿时煞白，扭头往外跑。王根荣也往外跑。全家人一下乱了。壮壮大惑不解地看着父母亲。刘丹虹慌慌张张正要出门。王根荣伸手拉了她一把：“丹虹，别慌，别慌……”

刘丹虹推开他的手，冲出门去。

医院急诊部大楼的过道里，市民们已经在这里排起了队，有工人、干部、军人、学生、打工妹……整个医院急诊部大楼过道被挤得满满的。几个电视记者正在现场拍摄。

一群候诊病人议论纷纷，一个老年人一副不解的神色正在自言自语：“牛奶里怎么会有玻璃？”一小伙极度愤慨：“天晓得，谁还敢喝牛奶！”广播喇叭里不断地传来医护人员的声音：“十二号，三十七号，请到血站来。十二号，三十七号……”

人群中，于大梁和陈诸快步朝抢救室方向奔去。

李子英以及市政府副秘书长等正在医生办公室和几位医院领导谈话。明华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。李子英焦急地问院长做

手术孩子有没有危险，院长回答现在还不能确定。院领导对一医生：“你去通知黄教授和谭教授马上到手术室来。”于大梁、陈诸推门进入办公室。李子英朝他们看了一眼，对院长：“你们要亲自进手术室。”转向于大梁、陈诸，“老子，是霞光乳业生产的鲜奶吗？这种产品质量，老百姓还有没有安全感？……霞光乳业公司的老总呢？”陈诸：“刘丹虹马上就到。”

刘丹虹从外面跑进来，赵小鸥紧跟着她，对她不停地说着什么，两人挤进人群，电视台摄像机很快跟上了她。主持人边跑边把话筒伸到刘丹虹面前：“刘总经理，这次玻璃碴事件是否属于人为的责任事故，是不是你们霞光乳业公司的责任？”赵小鸥不客气地把主持人推向一边：“对不起，请让开一下。”刘丹虹不说话。她在人群里向前挤，过厅里所有人都围着她。主持人锲而不舍：“刘总，你认为这次事故是怎么发生的？”刘丹虹不说话。有人喊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主持人步步紧逼：“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”刘丹虹还是不说话。她说不出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……

手术室门外，一护士拦着刘丹虹和赵小鸥：“不行不行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就看她一眼。”

“不行，她现在正在手术。”

刘丹虹不停地说：“我就想看她一眼……”

刘丹虹站在于大梁和陈诸面前。于大梁恼火地：“要是那个孕妇死在手术台上，霞光乳业公司今后还怎么开下去？谁还敢喝你们的牛奶？！你这叫渎职，懂不懂？！”刘丹虹微微地摇摇头，看得出她相当痛苦。

陈诸想缓和一下气氛：“秦冀平呢？”

刚到上班时间，霞光乳业总公司的办公室里，三四部电话响成一团，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接电话，不停地对电话里说些很客气的话，气氛显得相当紧张。

秦冀平对工作人员大声吩咐：“所有的人都必须统一口径，告诉市民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正在调查，情况查实之后，会发布消息的。不许个人乱发挥，不许乱讲，谁发挥谁负责！”

混乱的电话铃声不断。一干部喊：“秦书记，王根荣的电话。”

秦冀平接过电话：“王根荣……我就知道是你们三厂……什么？……混账！”他暴喊了一声，“这些人……王根荣！你们三厂这一下祸可闯大了！谁也不许走，我马上过来。”砰！他把电话重重地放下。

牛奶三厂厂长办公室，王根荣慢慢放下电话，目光却看着电话机愣了好一会儿。办公室里一屋子人都都愣愣地看着他。

王根荣恼火地：“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！”

人们朝办公室外走去。王根荣喊住其中两男两女，他们胆怯地看着王根荣，知道这次祸闯大了。王根荣在他们面前不安地走了几步，忽然又回头对他们：“你们到会议室里呆着，别站在我这儿让我看着来火。出去！”

砰！秦冀平一把推开门。人们惊讶地看着他。秦冀平黑着脸走进来，直视着屋里的人。王根荣随后跟着他走进会议室。

秦冀平铁板着脸：“谁带的头？”没有人说话……

秦冀平怒吼：“谁带的头?!”还是没有人说话。一个女工吓哭了。“混账！医院里那个怀孕妇女要是死了，我看你们怎

么办！上班的时候干这种事情？厂纪厂规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们几个脑子都糊涂了吗？”

人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秦冀平走到那几个人面前，狠狠地盯着他们：“我进霞光乳业都快三十年了，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事！这叫什么玩艺！今天你们谁也不准离开厂区出去！”

四个人离开办公室。这里就剩下了秦冀平和王根荣，王根荣看着相当火暴的秦冀平。

“这几个人叫什么？”

“杨子祥、高永林、朱莉、冯美琴。”

秦冀平坐下来，点燃一支香烟，沉沉地吸了两口：“根荣，这件事得保密，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明白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市政府赵秘书长打电话询问情况。刚才李副市长又亲自打来电话，发了很大的脾气……总公司那边现在挤满了媒体记者，如果这件事说出去，牛奶三厂就完了！”说着，又沉重地叹口气，“总公司也没法交代，霞光乳业多少年也翻不了身了！”

王根荣顿时没了主意：“秦书记，那怎么办？”

秦冀平一字一顿：“下决心把它捂住！”

王根荣变得不安起来：“老秦，这么干，恐怕不合适吧？”

秦冀平无奈：“我也知道不合适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？你还记得美佳饮料厂吗？就因为这种事情，不到两年就垮了，十几个亿的国有资产，就这么完了！牛奶三厂不能走这条路！霞光乳业更不能走这条路！”

王根荣哑然。秦冀平：“你去找他们几个人谈，谁也不准乱讲。”王根荣犹豫。

秦冀平盯着他：“根荣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把话说透了吧，如果这件事说出去，你和丹虹都得下台，否则根本无法交代！这不是一件随便讲讲就能过去的事！”

王根荣的脸煞白：“这……知道这件事的不光是我们几个人哪！”

“你自己去想办法。”

“丹虹问起来怎么办？”

“不能告诉她。”

“这个，我怎么做得到？”

“你想把三厂毁在你手里吗？！”秦冀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，盯着王根荣说：“我已经对你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是为你们好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秦冀平沉沉地吸着烟。王根荣沉思了很长时间后拿定主意：“好吧，我去找他们谈。”

一医生端着个托盘从手术室出来，托盘里一枚带血的玻璃碴。他走到刘丹虹面前：“手术做完了……她们母子还没有脱离危险。”

刘丹虹吃惊地睁大眼睛看他。医生把托盘里那枚玻璃碴递给她。她把玻璃碴放在自己手心里，好久……

玻璃碴现在放在了农牧局于大梁的办公桌上，玻璃碴在阳光下泛射着带血的锐利的折光。于大梁怔怔地看着它，片刻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，把目光投向刘丹虹。刘丹虹像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语。陈诸不动声色地坐在窗前的沙发上。房间里空气有点沉闷。

于大梁直截了当：“你必须辞职！你当总经理两年了吧？”

企业搞成这样，你怎么交代？”

刘丹虹固执地：“我已经说了，我是有责任，但是责任并不全在我。”

“你这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。”

刘丹虹继续说自己的：“其实我在霞光乳业，连一天真正的总经理都没做过。”

于大梁打断他的话：“那是因为你不适合做这个总经理……回来吧，回到局里还做你的老本行，到奶牛事业处去当处长。”

刘丹虹固执地：“不，我不辞职，要不你就撤了我。”

于大梁恼火：“现在撤你也是顺理成章的！”办公室的空气一下凝固了。陈诸缓和一下气氛问刘丹虹：“事故原因查清楚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好像是牛奶三厂的故事。”

“去查，实事求是，该谁的责任就由谁来负责，谁也不能侥幸过关！”

刘丹虹在水流下洗那枚带血的玻璃碴，然后把玻璃碴装进自己的包里。她掬起一捧水洗脸……忽然她双手捂着脸，扑在水盆边不动了。水在流，她的身体在颤动，她好像哭了……她擦了把脸，一边朝外走一边从包里掏出手机拨号：“喂，我是刘丹虹，找一下刘秀娥……”她走出局办公大楼。“秀娥吗？你马上到第一人民医院去，照看一下那个受伤的孕妇……秀娥，不管人家说什么，你都要耐心点……”她快步走上大街，“委屈你了，你快去吧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”

刘丹虹的车一进牛奶三厂门，就感觉到紧张的气氛，她一

下车就直奔厂长办公室。王根荣一个人似乎正等着他们。

“王根荣，是不是你们厂的事故？”

刘丹虹盯着王根荣，她在等他回答自己的问题。王根荣额角上滚动着汗珠。

王根荣不安地：“……我们还在调查。”

刘丹虹：“出事故的那家，在你们三厂负责供奶的地区！”

王根荣惶惶地接她的话：“是，是……我们是有责任。”

刘丹虹厉声：“为什麼瓶子坏了，都没有检查出来？！”

王根荣困难地：“……”

刘丹虹心头深深一痛：“根荣，你说话呀……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王根荣忙把自己的杯子端到她面前：“丹虹，你先别急，来，喝点水。”

刘丹虹推开他的手：“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，昨天夜里是谁当班？”

“丹虹，你先消消火气，有话慢慢说嘛。”

“根荣，你们把天捅破了知道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叫我慢慢来，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责任心，你还是共产党员吗？！”

王根荣脸上在冒汗：“这个……不是对你说过吗？我还在了解情况。”

刘丹虹站起来：“你从家里出来到现在已经快四个小时了，这个事需要了解这么长时间吗？”刘丹虹失望地看着他，“你除了会当和事佬，还会干什么？！”

王根荣一震：“丹虹！”他满腹的话在心里憋得痛，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讲出来，“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我能说什么？！”

刘丹虹不容置疑地：“昨天夜里，从工人到值班厂长所有

人的名单，一个也不许少，半小时之内送到我办公室去，否则我撤了你这个厂长。”

王根荣站起来朝门外走。

刘丹虹大声地：“王根荣！那母子俩现在还在医院里生死未卜，如果这事出在咱们家，你会怎么想？”

王根荣站住，怔了好一会儿：“……出了这种事，谁心里都不好受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谁也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这和故意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怎么没有区别？你到车间里去看看那些人，他们害怕得要命，从早晨到现在没人敢说一句话，他们求我，因为我们是夫妻！怎么办？你说我能怎么办？”

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！大家一起混过去吗？告诉你吧，这回不行，谁都不行！”

“丹虹，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，牛奶三厂以后还办不办了？过去也出过这种事，喝出一只苍蝇，喝出一把钥匙、一只发卡，怎么办？把牛奶厂关掉？要么从上到下都开除？开除了让人家到哪里去？谁来给你生产牛奶？……现在应该尽量缩小这件事的影响，尽一切可能保住三厂这块牌子，保住霞光这块牌子！以后该怎么办咱们再想办法……”

刘丹虹警觉地：“你早就有解决办法了？这是谁的主意？”王根荣愣住。

刘丹虹坚决地：“我现在就撤你的职！”

一声门响，秦冀平从门外进来。两人朝他看看，谁也没吭声。

秦冀平也朝这夫妻俩看看：“撤王根荣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，处理牛奶三厂这起事故，也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
王根荣忙解释：“丹虹不是这个意思。”